

CTTS Journal No 2 (2011)

時間與永恆
—奧古斯丁論時間

St. Augustine on Time
and Eternity

王志銘

Chih-Ming Wa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is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 to talk about “What is time?” Beside Aristotele and Kant, St. Augustine’s explorations on this theme is held very significant. From St. Augustine’s perspective, time can not be viewed a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can not be measured by itself. Instead, he argues that time can not be taken as separated from the motion of Creations or as equivalent to the motion itself. St. Augustine insists that time can be only properly understood with our three mental functions -- memory, intuition and expect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why St. Augustine discusses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his remarks on this issue are seriously related to his religious concern, as shown in his “Confessions” volume XI, St. Augustine indicates that only God really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exists in the eternity. Only through God’s blessing can a being gain eternal life, in other words, any created being can only become eternal through Jesus. In terms of this, the Christians should not feel regretful for the past or worry about anything in the future. The only thing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is to act according to God’s will at the present. In this present-orienting outlook, our existence is connected with the eternity.

Keywords: Saint Augustine, eternity, time, Creations, motion, the present time

時間與永恆

—奧古斯丁論時間

王志銘

「時間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
懺悔錄卷十一第 14 節¹

前言

「時間究竟是什麼？」這是幾千年來一直困擾人類未曾止息的一個大哉問。大哲學家無不企圖嘗試去回答此一問題，而西方哲學史上對此問題做出重大貢獻的主要就是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與康德三人。² 亞里斯多德偏向從外在客觀物理世界的變化來觀察時間，³ 康德則偏向從主觀純粹內感直觀的形式條件來說明時間，⁴ 而奧古斯丁則是由外而內這一轉向的主要橋樑。

-
1. 奧古斯丁著，懺悔錄，周士良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底下簡稱：懺悔錄）。頁 255
 2. K. Flasch, Was ist Zeit? Frankfurt a.M. 2004, 51-63
 3. Aristoteles, Physik Vorlesung, übersetzt von Hans Wagner,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83, Buch IV, Kapitel 10~11
 4.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Koe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2-)III(2. Auflage 1787) B 33~73。

奧古斯丁與亞里斯多德一樣，認為時間不等於物體之變化，但時間亦不可能離開變化去做出說明。⁵ 但是奧古斯丁不像亞里斯多德停留在外物體「運動所有的某種東西」或「就先後而言的運動的數目」⁶ 來討論時間，而將這一先後秩序拉回到主觀心靈的「記憶」、「感覺」與「期望」來說明時間之度量，⁷ 並且認為「現在是沒有絲毫長度的」。⁸

儘管最終奧古斯丁並沒有對「時間究竟是什麼？」像亞里斯多德那樣提出完整的答案，但說「現在是沒有絲毫長度的」卻引來維根斯坦的批評。維根斯坦認為「現在」可以短至一瞬，也可長達一世紀；說「我現在正在看這篇論文」與說「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同樣都是沒問題的，但如果抽離這「一瞬」或「一世紀」而單獨談一個抽象的「現在」，就絲毫沒有任何意義了。因為我們不可能像說「這個是椅子」一般去說「這個是時間」或「這個是現在」。維根斯坦認為奧古斯丁根本就混淆了「體驗向度的時間」與「物理向度的時間」兩種不同的時間概念。因此他認定奧古斯丁「時間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與對此問題的回答都將是荒謬而不必要的。⁹

撇開維根斯坦自己本身是否能對這兩種不同的時間做出真正明確的定義，¹⁰ 我認為拿當代人所熟習的區分來質疑古人，恐怕也是不盡公

5. 懺悔錄，卷十二，第 11 節。中譯頁 281

6. 同註 4

7. 懺悔錄，卷十一，第 27 節。中譯頁 268

8. 懺悔錄，卷十一，第 16 節。中譯頁 257

9.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Suhrkamp-Werkausgabe 2), Frankfurt a.M. 1964, 80~87. *Das Blaue Buch*, (Suhrkamp-Werkausgabe 5), Frankfurt a.M. 1970, 49~52.

10. 雖然維根斯坦企圖利用電影膠卷與播放螢幕來說明這兩種時間的區分，但被他當作物理向度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不同交卷片段卻是可以同時存在於某一空間中，然而真實客觀世界縱使從客觀物理向度來說恐怕很難如此說明。

道的。我們甚至可以想像：聰明如奧古斯丁者，如果有幸生在當代，知道現代物理學中的時間最小單位是一普朗克時間（1 秒 = 10 的 43 次方普朗克時間），而改變其「現在是沒有絲毫長度的」¹¹ 觀點，他是否就不能繼續堅持時間只是「受造的」，並且與存在的受造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¹² 設使奧古斯丁贊同愛因斯坦的時間相對論，承認客觀物理向度中的時間與物體的運動速度有著相對應的密切關係，他是否就必然要放棄「沒有活動變化便沒有時間」¹³ 這樣的命題？或者放棄時間只是「我的心靈啊…我是在你裡面度量時間」¹⁴ 的觀點？

謹慎的讀者甚至能在懺悔錄第十二卷中發現：奧古斯丁其實承認只當上帝創造無時間性的純全精神與渾沌無形的原質之後，才創造出會變形的因而遭受時間限制的人與物出來。¹⁵ 並斬釘截鐵地說：「沒有活動變化，便沒有時間；而沒有形象便沒有變化。」¹⁶ 這不就是維根斯坦在現代意義下所謂的物理向度的時間嗎？說不定奧古斯丁還能毫無困難地說：上帝創造的萬物與時間本來就處於一種「運動速度越快時間越慢」的對反關係中哩！況且，如果沒有奧古斯丁所謂的「心靈」來度量物體運動的快慢，又怎能區分何者時間較快何者時間較慢？更有甚者，套用維根斯坦的語言分析：愛因斯坦所謂的「物體運動速度越快時間走的越慢」，究竟是指外部高速運動中的物體本身內部的粒子運動週期變慢？還是真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物理向度時間變慢？如果是前者，那運動週期「變慢」豈非必須先運用了某種「時間」的觀點？而這種時間觀點豈能等同於任何一種物理粒子內部的運動週期？這樣

11. 懺悔錄，頁 257

12.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卷十一第 30 節說道：「沒有受造之物，就沒有時間。」說上帝是「在一切時間之前，是一切時間的永恆創造者。」（懺悔錄，頁 270。）

13. 懺悔錄，頁 281

14. 懺悔錄，頁 268

15. 懺悔錄，頁 281

16. 同上

說來，奧古斯丁說的「時間不離活動變化」，可是「時間又不等同於運動變化」，豈非與現代物理學暗合？如果是後者，承認「真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物理向度時間變慢」，那豈不是就可以像說「這個是椅子」一樣地說「這個是時間」了嗎？

思想的陳述固然離不開語言，但思考過程卻未必等同於語言。愛因斯坦就承認他探究相對論時更多是圖像式的思考。語言的分析的確幫助我們釐清了許多糾纏不清的哲學問題，但如果把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裡討論的時間問題，單純地當作一個探討「時間是什麼」的哲學問題，那將錯過奧古斯丁所使用語言的信仰脈絡，也錯過奧古斯丁如何從此基督教信仰脈絡出發去回應希臘哲學乃至摩尼教教義所做的精湛演繹。更無從瞭解這位奠定羅馬公教神學基礎的教父，為什麼讓後代的大哲學家或大神學家總是喜歡回到奧古斯丁的論述中去尋找靈感——不管是為了贊成還是反對。¹⁷

一、只有上帝是永恆的

基督教隨保羅往西傳進希臘羅馬世界之後，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西方世界固有的文明體系，尤其是希臘哲學的挑戰。柏拉圖認為「時間」只是「永恆」觀念透過宇宙不斷在時間中永遠地變化，去呈現永恆自身的一個仿本。¹⁸ 亞里斯多德則認為天體的運動與諸神一樣永恆不

17. 維根斯坦的重要著作「哲學研究」開頭第1節就是引用奧古斯丁懺悔錄卷一第8節作開始。詳參：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Suhrkamp-Werkausgabe 1), Frankfurt a.M. 1984, 237. 一如維根斯坦之愛讀懺悔錄，海德格也承認年輕時曾致力研究過奧古斯丁，並將亞里斯多德與奧古斯丁和康德並列為歐洲傳統哲學中研究時間問題的最重要三個哲學家。詳參：K. Flasch, *Was ist Zeit?* Frankfurt a.M. 2004, 51-63

18. Platon, *Timaios*, 37d~, in *Platon Werke* 7, Darmstadt, 1990

朽。¹⁹但這代表性的兩種看法卻與舊約聖經創世紀的想法格格不入。

奧古斯丁認為真正永恆的只有三位一體的上帝，而其它事物，包括持續運動中的天體以及跟事物變化不可分割的時間，都只是受造物，都不是永恆的存在的：

「你是在一切時間之前，是一切時間的永恆創造者；任何時間，任何受造之物，即使能超越時間，也不能和你同屬永恆。」²⁰

奧古斯丁雖然同意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的看法，認為時間與事物變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卻不認為這與有形象變化的受造物不可分割的時間能夠與上帝一樣永恆。他以為：

「沒有受造之物，就沒有時間。」²¹

既然受造物不可能永恆存在，那麼與有形象變化之受造物才一起存在的時間一樣也是不可能永恆存在的。他在「上帝之城」一書中批評新柏拉圖主義者將受造的世界當作永遠存在的看法，無疑是一種謬誤的論調：

「一些人承認世界是上帝造的，卻不願認為世界在時間之中，而寧可說世界的創造才有一個開端，從而認為世界是因為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自古以來永遠被創造了。」²²

19. Joachim Ritter(hrg.),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7, Bände 1, 117: Aion(αἰών)

20. 懺悔錄，頁 270。此處所謂「即使能超越時間」的「受造物」，有可能指卷十二第 12 節所說之純全的靈魂與無形的原質，依奧古斯丁的看法，這兩者受造之後，尚未出現有變化之形體，所以時間還不存在。

21. 懺悔錄，頁 270

22. 奧古斯丁著，吳飛譯，*上帝之城*，上海三聯書店 2008，卷十一，4.2 節，中譯第二冊，頁 81。由於中譯本文義錯謬諸多，幾乎不可理解，甚或誤導。故筆者參照 *De civitate Dei*,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XLVII/XIV, 1 et 2, ed. B. Dombart/A. Kalb, Turnhout 1955 出版的拉丁文本與企鵝版古典譯叢英譯本作部份文字更動。劍

按照新柏拉圖主義的這種看法，世界以及與世界在一起的時間，雖然有一個被創造的開端，但被創造之後是永恆存在的。這與猶太人宗教傳統中的「末日」觀點顯然無法相容，也是奧古斯丁根據聖經傳統所不能接納融入自己的神學體系的。²³ 他堅持聖經傳統的看法，認為：「天地要過去，你的話語不會過去」。²⁴ 真正永恆的只有三位一體的聖神，而不是天地或與天地一並共存共亡的時間。

既然時間也只是受造的並與受造物並存，那麼在萬物尚未被創造之前，根本就還不能談論時間。奧古斯丁面對「天主教在創造天地之前做些什麼？」²⁵ 這樣的質疑，乾脆直接點明：這個問題本身就充滿了問題：

「你既然是一切時間的創造者，在你未造時間之前，怎能有無量數的世紀過去？能有不經你建定的時間嗎？既不存在，何謂過去？既然你是一切時間的創造者，假定在你創造天地之前，有時間存在，怎能說你無所事事呢？這時間即是你創造的，在你創造時間之前，沒有分秒能過去。如果在天地之前沒有時間，為何要問在『那時候』你做什麼？沒有時間，便沒有『那時候』你是在永永遠遠現在的永恆高峰上超越一切過去，也超越一切將來。」²⁶

橋大學出版的英譯本與中譯一樣，錯謬甚多不可信賴。詳參：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Henry Bettenson, reprint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84, p.432 與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edited by R.W. Dy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53

23. 關於奧古斯丁與新柏拉圖學派時間觀的異同，請參考：E. A. Schmidt, *Zeit und Geschichte bei Augustin: vorgetragen am 14. Juli 1984* (Heidelberg: Winter, 1985), 48~51。以及：李麗娟，奧古斯丁的時間觀與神的道的詮釋，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no. 7 (2009): 151~155

24. 懺悔錄，頁 317。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35 節記載耶穌所言：「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25. 懺悔錄，頁 252

26. 懺悔錄，頁 253~4

時間的描述性質對上帝自身而言根本就不適用，對上帝而言，不管是我們受造物感受到的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只會是永永遠遠的「現在」：

「你的日子，不屬任何一天，而是只有今天 你的今天即是永恆。」²⁷

二、時間如何度量？

當希臘人滿足於利用天體運動來作為時間計量的標準，認為時間是可以被分為過去現在未來的不同片段。奧古斯丁卻質疑，如果每一個片段復可繼續分割，最後將導致一個沒有絲毫長度的現在，也就是不可測量的時間片段。

「設想一個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時間，僅僅這一點能稱為現在，但也迅速地從將來飛向過去，沒有瞬息伸展。一有伸展，便分出了過去和將來：現在是沒有絲毫長度的。」²⁸

中世紀另一位神學大師 Thomas Aquinas 的老師 Albertus Magnus 對奧古斯丁把時間的「現在」獨立起來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時間的每一個部份都必須與其它部份綁在一起不可分割看待，將「現在」獨立起來看待，可以說是沒意義的：

「Sed nec ea quae sunt particulae temporis habent in suis partibus positionem, quia quamvis habeant connexionem et terminum communem in quo connectuntur et continuantur, tamen nullam habent in esse permanentiam: quod autem in esse non permanet, de illo non

27. 懺悔錄，頁 254

28. 懺悔錄，頁 256~7

potest dici ubi situm sit. Nusquam enim situm est, quod secundum esse non est.

時間裡的「部份」在其部份中是沒有位置的，因為它們雖然彼此之間有連接與起繼點，使它們得以相接與連續，但每個部份在存有上都沒有持續性；由於在存有上不持續，因而不能說出它們的「位置」。它們根本沒有「位置」，因為就存有而言它們是不存在的。²⁹

Albertus 這一批評可說相當中肯。現代物理學並不認為時間可以無限分割，而有一個最小的可測量長度，也就是一普朗克時間（1 秒 = 10 的 43 次方普朗克時間）。單就奧古斯丁所謂的「沒有活動變化便沒有時間」³⁰ 而言，如果想像一個不能再分出前後變化的最小部份，那這一個最小部份由於並沒有活動變化，那麼隸屬時間觀念的「現在」就不可能運用到它上面。時間只有當我們感受到內外延伸的前後次第變化時才有可能被指明。

再者，如果我們回到奧古斯丁的：「我們通過感覺來度量時間。」³¹ 觀點來考察。現代神經科學證實人腦神經細胞處理訊息也有一定時間上的限度。一系列的外在變化，其相繼的 abc 三個片段，假如其間隔都在 0.01 秒以內，那麼人類根本就無法在時間上區分何者在前何者在後，知覺系統有可能將三者通通詮釋為同一個「現在」，也有可能將 ac 當作「現在」而本來先發生的 b 反而被知覺成在 c 之後發生。可見若按奧

29. Albertus Magnus, *De praedicamentis*, (ed. Borgnet, 1890), 3 c.6, 204 b。在此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的費心，改正此段譯文。中文為筆者試譯。Albertus 的看法如果挪到知覺現象的主觀層面來探討，幾乎就可以導出康德的「時間是內感覺直觀的純形式」之說，我們是在直觀之中始終就利用著「在前在後」這樣的純粹直觀形式，這種看法一樣不可能將「現在」單獨抽離出來談。

30 懺悔錄，頁 281

31. 懺悔錄，頁 257

古斯丁的推論不斷分割下去，終究會出現一個人類知覺時間上不能再進行「過去現在未來三段區分」的一個極限。³²說「現在是沒有絲毫長度的」不管就客觀物理現象或主觀知覺現象來說，恐怕都是有問題的。奧古斯丁一開始就不應該去「設想一個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時間」，因為那幾乎等同於去「設想一個不能再有變化的變化」，一樣是自相矛盾的。

說到時間測量，亞里斯多德認為除了事物客觀的外在變化是必備的條件之外，他還認為：「沒有心靈的存在就沒有時間的存在。」³³我們一方面通過感覺去感知時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必須拿天體的規律運動去做為測量時間的工具。可是奧古斯丁確否認天體的規律運動或任何的運動來作為時間測量的基準，因為聖經上記載說：

「有人祝禱太陽停止，使戰爭勝利結束，太陽果然停止不動，但時間仍在過去。」³⁴

由於奧古斯丁否認外在客觀測量上可以找到時間成立的條件與工具，因此轉向從心靈的不同功能層面去分析時間的成因。他認為如果沒有記憶，就不會有時間上所謂的「過去」，沒有期望就沒有所謂「未來」，而沒有專注的直接感覺就不會有所謂「現在」。

「有一點已經非常明顯，即：將來和過去並不存在。說時間分過去、現在和將來三類是不確當的。或許說：時間分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將來的現在三類，比較確當。這三類存在我們的心中，別處找不到；過去事物的現在便是記憶，現在事物的現在便是直

32. 關於神經科學這方面的實驗證據可說汗牛充棟。有興趣的讀者不防參考這方面研究的鼻祖 Max Wertheimer 成名的代表作：Max Wertheimer, "Experimentelle Studien ueber das Sehen von Bewegung" *Zeitschrift fuer Psychologie*, no.61, (1912) 161-265

33. Aristoteles, *Physik*, IV, 14, 223a, 25~30

34. 懺悔錄，頁 263。另參：舊約聖經，約書亞記十章 12 節。

接感覺，將來事物的現在便是期望。」³⁵

奧古斯丁認為既然「我們通過感覺來度量時間」³⁶，那麼這個度量都只能在感覺的當下，也就是通過「現在」才能去度量。因此「過去」的事物如果不在吾人心中留下印象，並且通過「回憶」被拉回到感覺的當下，那麼就不會有所謂的「過去」被感覺到。將來如果不通過「期望」被拉到現在來考量亦然。所以確切地說時間的分類應該是「過去事物的現在」、「現在事物的現在」與「將來事物的現在」。

就時間認知的主觀角度來說，奧古斯丁的上述分析有其一定的洞見深度。例如當我們白天打瞌睡，突然醒來時我們會以為只打盹幾秒而已，因為我們的大腦只記住瞌睡前的片段印象，並將它與現在感覺作比較，中間經過的那段時間對大腦而言可以說完全消失而未被覺知。如果那一段期間大家都患失憶，那麼幾乎就可以說那一段時間對人類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奧古斯丁所謂的「期望」不應只是從字面來理解，以為說我們如果對將來不抱任何期望，那麼對大腦而言就無所謂「將來」這個時間觀念。因為經過長期經驗的累積，大腦還是會對目前的山河大地不會轉眼就消失而會繼續存在抱持有某種心理上的預期，而這預期的確會伴隨在我們大腦認知過程中的每一個當下的「現在」之中。而對於奧古斯丁所謂「回憶」，也不是說清清楚楚記住每一個過去的環節，縱始記憶開始模糊，我們內心仍對「過去」有一個模糊的「印象」，這就足夠與「現在」形成一種對比，而讓我們在當下清楚地意識到時間的次第延伸歷程。

35. 懺悔錄，頁 260

36. 懺悔錄，頁 257

三、活在當下而超越當下

「束身皈向至一的你，使我忘卻過去種種，不為將來而將逝的一切所束縛，只著眼於目前種種，不馳驚於外物，而『專心致志，追隨天召我的恩命』 瞻仰你無未來無過去的快樂。」³⁷

上述這段引文道盡了奧古斯丁分析時間的主要目的，也是懺悔錄用了大部份篇幅詳盡地敘述自己過往的精彩經歷之後，真正要表達的告白：人不應只是在受到時間限制的塵俗世界裡打轉，懊悔著過去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或苦苦預期著將來要如何輝煌騰達。真正的至福，只在於當下全心全意地專注在上主「召我的恩命」，只有這樣，人才可能真正「活在主裡」，並通過那與上帝同質同體同樣永恆不朽的聖子耶穌基督，而超越過去與將來，與聖靈一同沐浴在上帝永恆的光輝之中。

專研奧古斯丁有成的德國學者 Kurt Flasch 就指明：「奧古斯丁僅只對他自己的過往作出了如此必要份量的陳述，是爲了下述的洞見鋪好道路：一切時間性的東西都是不值得人注意的。」³⁸ 不僅閱讀懺悔錄裡奧古斯丁的自傳應如此看待，在涉及時間議題的討論上，也不能偏離這樣的目的去談論。

作爲一個基督徒，奧古斯丁不是像一般哲學家那樣僅僅企圖給「時間」的謎題提供一個可靠的答案。而是像所有基督徒那樣企盼超越俗世生命的限制，得到另一種救贖的屬靈永生，並在時間議題的考察中，提供一個可靠的進路。

37. 懺悔錄，頁 269-270

38. K. Flasch, *Was ist Zeit?* Frankfurt a.M. 2004, S.18

「永生」與「復活」一直是猶太人所關心，也是全世界基督徒所關切的議題。按照舊約創世紀的記載，人類始祖亞當與夏娃自從意志墮落犯罪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之後，似乎與「永生」與「復活」完全隔絕，而只能在塵俗世界遭受死亡懲罰與種種苦難折磨。猶太撒都該派認為猶太人只應遵守與上帝所立下的誓約，好好維護種種聖禮儀式，即能獲得上帝在此世所賞賜的種種恩典回報；而法律賽人則相信靈魂脫離肉體之後的永生與復活，但兩派同樣不接受耶穌是上帝派來拯救世人的救世主³⁹。然而耶穌所帶起的宗教革命，卻是終結律法時代，開啓一個完全由上面降下拯救的恩典時代。

將基督教傳進西方羅馬世界的最重要使徒保羅，出身為法律賽人，從迫害基督門徒到戲劇性地接受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作為人類的救主。他將新約約翰福音書裡所傳達的基督徒信念：「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⁴⁰ 表達得更淋漓盡致：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⁴¹

奧古斯丁為了更清楚地表達身體死後靈魂獲得永生與復活的教

39. Bruce M. Metzger(edt.),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1993, p.667-668

40. 約翰福音第三章 16。值得注意的是：新約希臘文是用現在式的（擁有永生）εχη ζων αιωνιον 而且條件式是 εις 在人子耶穌裡面。約翰福音第六章 48~54 說：「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有（εχη 現在式）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αναστασω 未來式）」。可惜中譯本聖經完全看不出這種時態所表達的語義差別，這是中文世界的基督教研究者應該特別注意的。

41. 新約聖經，羅馬書第八章 9~11

義，特別區分了「靈魂性的身體」(animalia corpora)與「靈性的身體」(spiritalia corpora)兩種身體概念。⁴²說前者只是靈魂附著其上的肉身，是必朽毀的；而後者則因為有聖靈的護體，成為不必遭受第二次死亡的不朽之身。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批戴基督了。但是，只有當我們出生時的靈魂性變成復活後的靈性，這些才能在我們當中完成。我們是因為墮落和死亡而批戴上地上之人的形象，由繁衍變成這樣；而我們是通過寬恕的恩典和永恆的生命，穿戴上天上之人的形象，只能通過上帝與人間唯一的中保，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在重生中得到。」⁴³

因此，要超越俗世一切乃至世間時間的限制，唯一的方法是「通過寬恕的恩典和永恆的生命」，也就是通過基督耶穌，這一切方才可能。

基督徒該關切的不是人擁有上帝的形象，或得意於人是永恆的一個仿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義是：人該如何擺脫由人的罪性所導致的死亡，去享受由基督恩典所重新賜與的贖罪與重生。在這一「基督中心」論的前提之下，一切的禱告，一切的傳教，乃至一切的神學釋經活動才都有了另外一層不同的意義。不然，這一切活動終究仍會掉入俗世的泥沼：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

42. 詳參：《De civitate Dei》，XIII, 23

43. 同上。上帝之城，中譯頁 177

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⁴⁴

如果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花那麼多時間與篇幅探索時間問題，卻與上述核心目的一點關連也無，那麼充其量他也不過像保羅形容的希臘人一樣「是求智慧」而已。如果他否定了時間從客觀上衡量的可能之後，重新回歸到主觀心靈來談論時間問題時，本來目的就是在教人忘懷人世過往總總的喜樂辛酸與未來殷殷的期盼，轉而專心一意地遵循當下天命的恩召，活在上帝「永永遠遠的現在」的輝照喜悅之中的話，那麼無疑他已是「批戴天上之人的形象」的。

因此，我們不應該說：奧古斯丁只教人忘懷過去、活在當下並且不期望將來。不！我們甚至應該說：奧古斯丁教人的是：只當活在聆聽並遵循每一刻上主透過我們的靈魂對我們的教導與吩咐。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超越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羈絆，活出另一種永永遠遠的「現在」。

總結

儘管奧古斯丁在嬰兒天生具有「原罪」與夫妻間非生兒育女的正常性行為有罪的見解遭受批評。⁴⁵ 甚至當代聖經研究也指出奧古斯丁許多論述根據的聖經拉丁文譯本並不見得可靠。⁴⁶ 然而這位辯才無礙文筆動人的大神學家，無疑為西方羅馬世界的基督教樹立了迥異於東方希臘世界不同的新典範。

44. 新約馬太福音書，第七章 21~23

45. 詳參：Hans Küng 著，包利民譯，基督教大思想家，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5，第三章。

46.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他援引作為嬰兒天生有罪論據的「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羅馬書第五章 12）希臘文 δι' ενός「從一人」拉丁文譯本作 in quo「在他當中」。

當一百多年之前俄里根成功地將希臘哲學融入其神學體系中，這位出身羅馬世界的西方教父卻在一百多年後成功地以其優異的思辯能力多多少少跳脫了希臘哲學的束縛。我們從他討論時間的哲學議題上就可看出端倪。

奧古斯丁不像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那樣承認時間與世界將永遠存在，而認為時間與變化的世界同樣是有限的受造物，只有上帝才是超越一切限制的永恆。對這位超越一切的永恆的造物主，一切時間性質的描述都將不適用，勉強地說的話：祂的存在是永永遠遠的「今天」。

雖然奧古斯丁所設想：「一個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時間」的想法，可能跟他自己所言：「沒有活動變化便沒有時間」的說法自相矛盾，但他比亞里斯多德更進一步分析了度量時間的主觀條件，說事物留在吾人心中的印象通過「回憶」呈顯在當下而成爲「過去」，而當下對事物的直接感覺便是「現在」，當下對尚未發生之事的期望造就了「未來」。這種想法不僅開啓了後世康德的「時間是內感直觀的純粹形式」之說，也激發了海德格對於自我存在自身的時間性問題的注目。

更重要的是奧古斯丁否定時間的客觀衡量之可能，並重新從主觀心靈的角度去詮釋時間之後，所欲教導我們的是：「一切時間性的東西都是不值得人注意的」。身爲基督徒，我們所應關切的不應只是具時間性的「現在事物的現在」，而是靠著無始無終在吾人內心中說著話的道，與永永遠遠在我們當中工作著的聖靈，活在當下而超越當下。這樣的態度不是不關切未來，而是相信未來的道路上帝已爲你鋪設；不是不緬懷過去，而是相信「那美好的戰我已打過」。我們憑藉著基督的恩典，不必如市井小民終日惶惶，既懊悔過往又擔心將來，以致於不能好好享受現在。我們所應深深領會的是：靠著遵循天命，我們必將安息在上帝「永不止息」的愛裡，不僅在過去或現在，而是超越

一切的時間，「直到永遠」！